



它是那
样生气
勃勃，
天真可
爱，我
喜欢还
来不及，
怎么会
跟它生
气呢？

老舍 专集



猫

老舍 / 著

幽默传神的京味语言，描述一幅
幅丰富多彩的北京民俗画卷……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笔 / 尖 / 上 / 的 / 中 / 国

老舍
专集

猫
老舍 / 著





创世卓越 品质图书
TRUST JOY, QUALITY BOO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猫: 老舍专集 / 老舍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1

(笔尖上的中国 / 龚勋主编)

ISBN 978-7-5534-6291-2

I. ①猫… II. ①老…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0201 号

笔尖上的中国

猫: 老舍专集

MAO: LAO SHE ZHUANJI

原 著 / 老 舍

主 编 / 龚 勋

出 版 人 / 吴文阁

责任编辑 / 王 芳 汤 洁

责任校对 / 杜富中

封面绘制 / 纸飞机工作室

开 本 / 720mm × 1020mm 1/16

字 数 / 200千字

印 张 / 15.75

版 次 /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发 行 / 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 长春市绿园区泰来街1825号

电 话 / 0431-86012872

印 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6291-2 定价 / 19.80元



前言

Foreword...



一代文学巨匠， 满纸世态炎凉

老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剧作家，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生于1899年，卒于1966年。他是满族人，祖籍北京。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老舍的作品题材十分广泛，包括小说、戏剧、报告文学、童话、诗歌、曲艺、杂文（散文）等。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戏剧《茶馆》等。为了满足青少年读者学习并赏析老舍作品的需要，我们从老舍的作品中遴选出篇幅适中、颇有代表性的短篇佳作——中短篇小说、童话和杂文，集结成册，献给读者，并表达我们对这位大文豪的敬仰。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老舍作品的内涵和艺术特色，我们特地邀请一线教师对所收录的作品作了赏析——这就是设立“读·感·悟”栏目的宗旨。

本书相对于老舍全集，也许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篇篇都有闪光点，具有老舍先生鲜明的个人风格。其主要特色有：

一、“京味”十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从事创作的一位作家。例如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作者用大量“京味”语言，生动描绘了一幅旧时北京人过春节的传统民俗画。

二、通俗明白。老舍说：“我还保持着我的‘俗’与‘白’。”老舍强调的“俗白”，就是语言通俗浅易，朴实无华。例如杂文《有了小孩以后》，通篇都是白话，却活泼生动。

三、幽默诙谐。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比如在短篇小说《马裤先生》中，许多细节描写和对话都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令人印象深刻。

老舍的作品是一座艺术宝库，我们所提供的只是一点“敲砖之言”，要收获宝贝，还得读者自己去寻找、揣摩和挖掘。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青少年读者们能从这本专集中领略到文学大师老舍的艺术风采，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获得高尚的艺术享受。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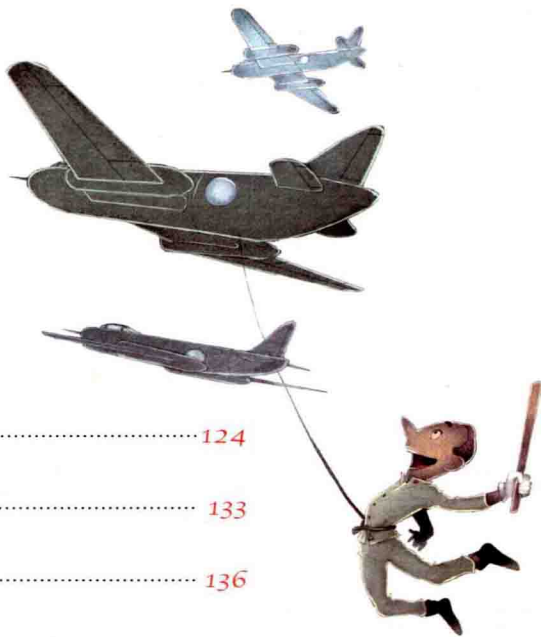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小说、童话

马裤先生	002
善人	009
邻居们	016
月牙儿	028
老字号	056
断魂枪	064
一块猪肝	074
小木头人（童话）	085
记懒人	104
小铃儿	111
旅行	118



第二章 杂文

一些印象（节选）	124
趵突泉的欣赏	133
小麻雀	136
我的母亲	139
春风	146
小动物们	149
小动物们（鸽）续	156
想北平	163
我的几个房东	167
大明湖之春	173
北京的春节	177
五月的青岛	183
写字	186
落花生	189





养花 192

猫 195

内蒙风光（节选） 199

宗月大师 207

敬悼许地山先生 212

有了小孩以后 220

兔儿爷 225

四位先生 228

母鸡 234

当幽默变成油抹 237

可喜的寂寞 243



Chapter 1

第一章

小说、童话

本章收录了老舍的九篇短篇小说、一篇中篇小说（《月牙儿》）和一篇童话（《小木头人》）。

这些小说均是老舍先生在不同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如《善人》《断魂枪》《月牙儿》，堪称篇篇精品。老舍的小说，多以市民社会和底层人物为描写对象，具有浓郁的“京味儿”，

充满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而《小木头人》是以抗战为题材的童话，语言幽默，人物鲜明，堪称儿童文学精品之作。





马裤先生

*
笔尖上的中国
CHINESE LITERATURE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我倒有点迷了头，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难道由——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很和气的。我希望他说是由汉口或绥远上车，因为果然如此，那么中国火车一定已经是无轨的，可以随便走走；那多么自由！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假如不是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正忙着给客人搬东西，找铺位。可是听见这么紧急的一声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茶房跑来了。

“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一开车，马上就给您铺好。”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马裤先生大概是已经承认毯子可以迟一下，可是枕头总该先拿来。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有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以免快转又吓个跟头。转好了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刚坐下，“茶房！”茶房还是没来。看着自己的膝盖，脸往下沉，沉到最长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脸好似刷的一下又纵回去了。然后，“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快开车了吧？茶房！”

我拿起报纸来。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言语。原来我误会了：他是善意，因为他跟着说，“可恶的茶房，怎么不给你搬行李？”

我非说话不可了：“我没有行李。”

“噫？！”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这回该轮着我了，“噫？！”我心里说，“幸而是如此，不然的话，把四只皮箱也搬进来，还有睡觉的地方啊？！”

我对面的铺位也来了客人，他也没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一个扁皮夹。

“噫？！”马裤先生又出了声，“早知道你们都没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我决定了。下次旅行一定带行李；真要陪着棺材睡一夜，谁受得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毛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顿时想起买报，“茶房！”

茶房没有来。我把我的报赠给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用我的报纸盖上脸，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茶房拿来两壶热茶。我和对面的客人——一位四十来岁平平无奇的人，脸上的肉还可观——吃茶闲扯。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上面的雷声响亮。

“这不是两壶？”茶房指着小桌说。

“上边另要一壶！”

“好吧！”茶房退出去。

“茶房！”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茶房！”

我直怕茶房的眉毛脱净！

“拿毯子，拿枕头，打手巾把，拿——”似乎没想起拿什么好。

“先生，您等一等。天津还上客人呢；过了天津我们一总收拾，也耽误不了您睡觉！”茶房一气说完，扭头就走，好像永远不再想回来。



待了会儿，开水到了，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可是匀调而且是继续的努力，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开水，先生！”

“茶房！”

“就在这儿；开水！”

“拿手纸！”

“厕所里有。”

“茶房！厕所在哪边？”



“哪边都有。”

“茶房！”

“回头见。”

“茶房！茶房！！茶房！！！”

没有应声。

“呼——呼呼——呼”又睡了。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马裤先生醒了，对着壶嘴喝了一气水。又在我头上击打靴底。穿上靴子，出溜下来，食指挖了鼻孔一下，看了看外面。“茶房！”

恰巧茶房在门前经过。

“拿毯子！”

“毯子就来。”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看看脚行的号衣，更没作用。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的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

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睡不着是当然的，我早已看清，除非有一对“避呼耳套”当然不能睡着。可怜的是别屋的人，他们并没预备来熬夜，可是在这种带钩的呼声下，还只好是白瞪眼一夜。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车在此处停半点钟，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选自老舍小说集《赶集》

* 读·感·悟 *

本文充分体现了老舍先生的幽默艺术特色。作者善用夸张手法描写语言，达到生动传神的艺术效果。例如，“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背后打了个霹雳”，这些语句极力刻画出马裤先生肆无忌惮、自私自利、毫无社会公德意识的市侩形象。



善人

汪太太最不喜欢人叫她汪太太；她自称穆凤贞女士，也愿意别人这样叫她。她的丈夫很有钱，她老实不客气的花着；花完他的钱，而被人称穆女士，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女子，并不专指着丈夫吃饭。

穆女士一天到晚不用提多么忙了，又搭着长的富泰，简直忙得喘不过气来。不用提别的，就光拿上下汽车说，穆女士——也就是穆女士！——一天得上下多少次。哪个集会没有她，哪件公益事情没有她？换个人，那么两条胖腿就够累个半死的。穆女士不怕，她的生命是献给社会的；那两条腿再胖上一圈，也得设法带到汽车里去。她永远心疼着自己，可是更爱别人，她是为救世而来的。

穆女士还没起床，丫环自由就进来回话。她嘱咐过自由们不止一次了：她没起来，不准进来回话。丫环就是丫环，叫她“自由”也没用，天生来的不知好歹。她真想抄起床旁的小桌灯向自由扔了去，可是觉得自由还不如桌灯值钱，所以没扔。

“自由，我嘱咐你多少回了！”穆女士看了看钟，已经快九点了，她消了点气，不为别的，是喜欢自己能一气睡到九点，